



【台湾】柳残阳

4

奇陣屠龍刀

(新)新登字 06 号

## 奇阵屠龙刀

(台湾) 柳残阳 著

---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32.75 印张 65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---

ISBN7-5371-1796-9/I·613 定价:22.80 元(全四册)

如泉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白长林突沉声道：“慢着！”身形急跃至其子身前，道：“孩子，你是怎么样了？”

少庄主黯淡眼神忽着东方黎明，闪出一抹恶毒已极神光，转向其父苦笑道：“孩儿只觉万蛇钻体，但仍挺受得住，请勿以孩儿为意！”说着额上豆大冷汗滚滚落了下来。

东方黎明冷笑道：“看不出你倒有点骨气。”

白长林不由心中怒火沸腾，面色铁青，厉声道：“白某今日不能不开杀戒了！”

阁楼屋面上忽疾如飞鸟般掠下一双老人，正是雷霆剑林德泰，断魂掌黎振翔。

两人都是武林知名高手，如东方黎明一般易容换装，白长林认不出两人来历，冷笑道：“原来阁下早在天龙寺内布伏人手，设下美人计引犬子坠入术中，诱白某赶来。”

东方黎明淡淡一笑道：“白庄主现在明白已迟了。”

麻冠高髻老道手持翠竹纹杖跨前一步，大喝道：“庄主用不着耗费唇舌。”竹杖疾挥如电，向东方黎明气海重穴点去。

奇怪，他这竹杖所悬金铃丝毫未带出响声，杖势迅快无比，宛如神龙出穴。

林德泰疾然出剑，寒光一闪，破空啸风向竹杖压去。

剑杖堪堪触及，老道右腕一震，竹杖疾滑开去，幻起满天杖影，向林德泰罩下，铃声大作，嗡嗡不绝，悸人心神，铃影划起满空金蛇游窜乱奔，令人眼花撩乱。

无疑是老道快攻出手，抢得先机，杖招变化诡奇，一招紧接着一招，凌厉绝伦。

林德泰被老道一味快攻，雷霆剑招无法施展开来，陷于挨打不利形势。

东方黎明暗暗吃惊道：“玄武宫拳养的都是武功绝高身手的凶邪，看来自己如不取得武功秘笈及金精铁母，重九黄山之会自己必凶多吉少！”

他果如狄康猜测，离开螺丝谷后，迳往洛阳邙山寻觅北邙鬼王劫取的那本武功秘笈，无如北邙鬼王避不见面，化整为零，使他心劳力拙，转念再往嵩山少林，便耳闻江湖传言谓他家小被囚太原玄武宫秘密分坛，故昼夜兼程赶来，却不知中了狄康诡计，使他疲于奔命。

东方黎明这一付念之间，场中已起了变化，老道诡奇一招，疾点在林德泰左腿膝盖骨上。

林德泰如中斧钺，冷哼一声，踉跄跌出三步，仆跌在尘埃，膝盖骨已被竹杖点碎，冒出殷红鲜血。

东方黎明不禁大惊，料不到雷霆剑林德泰败得如此之快。

白长林冷笑道：“阁下未必有取胜之望，白某也不为已甚，倘阁下转变心意，白某极愿与阁下握手言和交个朋友。”

突闻林德泰一声大喝，手中长剑脱手飞出，疾如电奔向老道刺去。

麻冠高髻老道猝未及料林德泰重伤倒地后尚有反噬之能，心方一惊，剑势挟着风雷之声已袭向面门，身形疾内，横杖点向剑身。

叮的一声，长剑经竹杖一点，剑势沉斜，非但未点开，反到更疾，沉斜之势，刺向老道七坎死穴。

此乃林德泰生平独门旷绝一招毒学，力逾万钧，算准老道必择横杖封点飞剑一招，七坎重穴任何玄功护体也是最难封闭之处。

剑势雷奔，老道身躯一震，剑尖已刺入一寸许，鲜血迸射。

老道身形摇了两摇，只感腔内一阵剧痛，自知无幸，竹杖亦脱手飞出，击中林德泰面门。

林德泰发出一声惨呼，鼻口内吐出鲜血，倒地气绝。

那麻冠高髻老道面色惨变，拔出长剑，欲脱手向东方黎明掷出，怎奈真力已竭，口中突冒出一股血箭，仰面倒了下去。

此乃一瞬之间之事，东方黎明与白长林都感措手不及，不禁面色一变。

黎振翅目睹林德泰死去，一世英名就此付之流水，不禁伤感泪下。

突然黎振翔目中泛出一抹杀气，双掌猛向白长林推出。

枯瘦黧黑老妪身形疾跃，狮扑虎踞，两掌卷出劲力迎向黎振翔。

轰的一声掌力猛接。回汤逆风激起漫空飞砂。

老妪桀桀怪笑，身形又起，两人快打猛攻，硬封硬接，全以内力相搏。

白长林冷冷向东方黎明笑道：“阁下还有什么帮手，请一并唤来受死！”

东方黎明一面留神黎振翔，一面沉声道：“老朽知庄主在天龙寺外尚布伏了甚多人物，此刻想已悉遭诛戮。”

白长林闻言不禁暗凛。

只见东方黎明噤嘴打出一声尖锐胡哨，寺墙外突飞扑翻进十数人影。

黄衣番僧口中高诵了一声佛号，转面迎向东方黎明羽党而去，右掌伸手衣内，掣出一独角金鳞怪蛇。

一个大汉正向黄衣番僧迎面扑来，右腕疾刀，手中钢刀一式“剖腹卸甲”，寒芒点向番僧咽喉要穴。

黄衣番僧冷笑出声，左掌一横，封开来刀，怪蛇一口噬住

那人肩上。

那人只觉肩头一麻，毒气攻心，怪叫了一声，倒地气绝毙命。

白长林突口中发出一声长啸，身形潜龙升天拔起，半空中一个翻身，肩上雁翎刀已离鞘而出，挟着惊天虹卷向扑来十数人。

刀势有中长空星泻，两名高手封架不住，身躯迎刃被劈出两截。

东方黎明知道自己再不出手，恐黎振翔及门下性命难保，身形突一个疾旋，疾旋之际已蓄聚真力弹出一缕指风，击向薰黑老妪。

老妪正与黎振翔抢攻猛搏，忽感后脑勺上一痛，掌法不由得缓得一缓，黎振翔啪的一掌击实在胸脯上，身形不由自主的倒飞而出。

东方黎明抢步飞前，短剑一晃，寒芒疾闪已刺入老妪前胸，随手拔出短剑，扑向黄衣番僧。

番僧手舞怪蛇，连伤了两人，瞥见东方黎明扑来，狞笑道：“你自找死，休怪佛爷心辣手黑。”手中怪蛇竟脱手飞出，张口露牙吐信，挟着一股腥风噬向东方黎明。

东方黎明左手食中两指，疾如闪电弹出一缕指劲击向怪蛇。

他看出怪蛇覆体金鳞，刀剑难入，只有颞下一处可伤，指风凌厉似剑，正击中怪蛇颞下，只听怪蛇发出一声儿啼，似受伤不轻，竟掉首穿过飞去。

那独角怪蛇无异黄衣番僧性命，番僧竟不顾白长林，腾空向怪蛇追去，一蛇一僧，转瞬均落在寺外而杳。

东方黎明也不追赶黄衣番僧，反身扑向白长林。

白长林凌厉的刀法连诛三人，其余诸人均被威势慑住，但白长林目睹老嫗死在剑下，怪蛇为指力所伤，僧蛇穿空遁去情景，猛然悟出此人来历，不禁面色大变，喝道：“阁下莫非就是沧浪山庄乾坤圣手东方黎明么？”

东方黎明不禁一怔，暗道：“究竟被他瞧出来历。”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，老朽正是东方黎明。”

白长林摇首长叹一声道：“白某委实理解不透东方庄主为何寻仇？”

东方黎明道：“实不相瞒，玄武宫主口密腹剑，暗将老朽家小囚掳，几经查访，才知被囚在白庄主分坛之内。”

白长林呆得一呆，苦笑一声道：“东方庄主，可说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玄武宫主气度恢宏，以德服人，决不会乘人于危，试问倘玄武宫主若是心胸狭隘之辈，囚掳了东方庄主家小，焉能让东方庄主在此逍遥自在。”

东方黎明暗道：“此言确有道理，如此说来妻孥是何人擒去，忽地如石沉大海，音讯全无，这大违常情。”口中答道：“这话老朽不信？”

白长林道：“要如何才能使东方庄主相信？”

东方黎明闻言大感为难，沉吟不答。

白长林道：“白某虽郊力玄武宫，却也是顶天立地人物，若东方庄主认白某之言虚假，白某愿弃刀就戮，否则如以真实武功相拚，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”

东方黎明仍沉思不答。

白长林望了东方黎明一眼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少女及幼童非是东方庄主令媛令郎了。”

东方黎明点点头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昔年白庄主素负机智聪睿之誉，今日年来果然不虚，家小自被掳后，老朽方寸已乱，江

湖传言亦非全然子虚乌有，除了玄武宫还有何人？”

“紫衣教！”白长林斩钉截铁答道：“东方庄主与紫衣教主深仇宿怨，安知不是紫衣教主有意放出风声，遂其借刀杀人之志。”

东方黎明不禁心弦一动，道：“令郎受制老朽，谅白庄主不致我欺，但老朽家小却不敢断定陷身紫衣教，抑系玄武宫，请问玄武宫确址究竟何在，还望见告。”

白长林正色道：“白某虽效力于玄武宫，但玄武宫何在，委实不知。”

东方黎明忽闻一个蚁音传声送入耳中：“东方庄主，无论白长林之言是否实在，但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”

他听出那蚁音传声系宫廷白侍卫，故作沉吟不答。

断魂掌黎振翔在旁沉吟一声。

白长林不禁目光落在黎振翔面上。

东方黎明突短剑疾刺而出，迅如电奔。

白长林不禁大惊道：“东……”雁翎刀横封而出，却已不及，短剑已贯入胸腔，口中冒出一股鲜血。

那少庄主目睹其父惨死，不禁面色大变，冷冷道：“你未免太心辣手黑一点，少爷如有三寸气在，必报此仇！”

断魂掌黎振翔伸指如风，疾点在白少庄主昏穴上，目光落在东方黎明面上，诧道：“为何将白长林杀死？”

东方黎明道：“放虎归山，与其留下后患，还不如灭口为上。”

黎振翔道：“你为何让黄衣番僧逃去。”

东方黎明答道：“你不知兄弟方才施展乾坤一元指，损耗真力甚钜，故不得不趁着与白长林说话之际暗中调息，若白长林及时识破，此刻兄弟已血染天龙寺了。”说着忽感体内一阵不适，



忙盘膝在地，掏出药丸服下，运气行功调息。

黎振翔立在东方黎明身后防护，目光缓缓扫巡寺内广坪，只见弃尸多具，血流成渠，死者均当代武林高手，转眼之间已与草木同腐，暗暗叹息一声，示意众人清理尸体。

东方黎明门下立时迅疾无伦挖坑掩埋尸体。

“黎老前辈，事已水落石出了么？”

黎振翔摇了摇头道：“损折如许精英，枉费心机而已，东方庄主家小下落迄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！”

东方黎明突然长吁了一口气，直立而起，伸手挟起白少庄主，低喝道：“咱们快走！”疾行如风奔出天龙寺外而去。

### 第三十一章 良医良相济人世

白少庄主睁目醒来，只觉睡在一间四壁裱糊得雪白之陈设精致房内，锦被绣榻，幽香送鼻，宫外一抹夕阳映入眼帘，不禁大感困惑，忖道：“自己身在何处？”

他穴道仍未解开，却遍体虫行蚁走痛苦已然消失无踪，往事前尘一一重现眼前，不禁长叹一声。

闪外一条人影惊鸿疾闪而入，现出一妩媚蚀骨的少女，正是使他吃尽苦头，家毁人亡的那丫头，不由怒从心头起，冷笑道：“将少爷送来此处意欲何为？”

少女娇媚一笑道：“你是恨我么？”说着幽幽发出一声曼叹道：“其实就是相公未遇见我，也免不了遭受同一命运，但铸成大错却是令尊！”

白庄主怒道：“怎可怪得家父？”

少女娇笑道：“少庄主气在头上，我纵然解释清楚也无济于事，我名司惜春，少庄主此刻已睡在我家内，性命大可无忧，大概半月后便可功力渐复，你如觉饥饿，尽管唤我就是。”，说着转身欲离去。

那白少庄主忙道：“姑娘请坐，在下无礼得罪姑娘，还请见谅，在下白麒，姑娘貌比天人，如非东方黎明，你我可结成连

理，一双两好。”

话说得如此露骨，司惜春人虽淫荡，却也靛泛红霞，娇羞不胜，白了他一眼，娇呼一声道：“相公，你是怎么了。”口中虽如此说，娇躯却在床沿坐了下来，忍不住展露笑容。

她那笑靥如花，媚态蚀骨，白麒心中不由一荡道：“但愿姑娘能说明家父如何铸成大错。”

司惜春轻叹一声道：“东方黎明有意放少庄主同伴离去之故，志在令尊亲身赶来当面有所商谈，岂知令尊竟率领甚多高手欲将我等致于死地，如非相公受制于东方黎明，令尊投鼠忌器，我等必死于非命。”

“这话不对。”白麒摇摇头道：“家父防患未然，不得不尔。”

司惜春摇摇头道：“事实是令尊这方先出手……”继说出当时情景，接道：“倘非那麻冠高髻老道重伤东方黎明八拜至交雷霆剑林德泰，也不致造成这种惨绝人寰的局势了。”

白麒点点头道：“在下相信姑娘之言……”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又道：“但，家父自承落败，何忍非致家父死命不可，此仇此恨，刻骨难忘。”

司惜春摇头叹息道：“少庄主有所不知，东方黎明见势已危，迫不得已施展他轻易不用的乾坤一元指法，才将番僧惊走及老嫗丧命剑下，须知那乾坤一元指最耗真力，东方黎明连伤二人后，真元耗损过钜，气窜旁经，血涌内腑，令尊眼力锐利，对话时瞧出有异，欲猝施杀手一击将东方黎明毙命，为东方黎明识破，故先发制人，事后东方黎明呛出一口黑血，内伤沉重，现尚未平复。”

白麒只觉司惜春之言委实合情合理，无词可答，默默无语。

司惜春盈盈立起，娇笑道：“夕阳西沉，暮色入眼，相公谅腹中饥饿了，我去命丫鬟准备饭菜送来。”说着回眸一笑，婀娜走出房外而去。

白麒麟道：“此女将我救来此地，是否另有用心，莫非她对我处境生出愧疚之感。”

蓦地——

邻室中忽生出丁冬调弦声，不禁凝耳倾听，暗道：“此女才华非常，娇媚可人，如非父仇难忘，定能结成连理。”

只听邻室从琴声中传来曼妙歌声：

声转辘轳闻露井

晓引银缸牵素绠

西园人语夜来风

丛英飘坠红成径

宝貌烟未冷

莲台香蜡残痕凝

等身金

谁能得意

买此好光景

粉落软妆温玉莹

月枕横钗云坠领

有情无物不双栖

文禽只合常交颈

尽长欢岂定

争如翻作春宵永

目朦胧

娇柔嫩起

帘幕卷花影。

歌词艳冶，歌声更觉回肠荡气。

白麒不禁怦然心动，几疑如置身温柔乡中。

突然，房外红光一闪，只见一个大麻脸丑婢、一手扶着烛台，一手提着食盒走了进来。

那丑婢将烛台放在案上，搬过一张茶几在床沿放下，取出四色精致小菜及一小锅莲子稀饭，冷冷说道：“相公请用吧！”

白麒诧异道：“在下四肢不能动弹，要我怎样进食。”

麻脸丑婢不禁大笑道：“婢子该死，差点忘怀了。”在袋中取出一粒朱红药丹，接道：“小姐说此药服下，相公慢慢行功周天，四肢便可动弹了，但尚不能妄用真力。”

白麒道：“你家小姐呢？”

丑婢答道：“相公岂不闻琴韵歌声么？我家小姐每日傍晚必焚香操琴，不准婢子等惊扰于她。”说着将药丹喂服在白麒嘴中，用净水送下后，赧赧一福退出。

白麒忙闭目调息，只觉一缕热气自丹田升起，遂依照内功运气口廖之法施为。

一盏热茶时分过去，白麒只觉四肢可以动弹，不禁心头狂喜，睁开双目，慢慢坐起，盛了一碗莲粥，引着用食，菜香味腴，十分可口。

只听邻室悦耳琴韵歌声又起：

锦筵红，罗幕翠。

侍燕美人姝丽

十五六

解怜才

劝人深酒杯

黛眉长，檀口小

耳畔向人轻道

柳阴曲  
是儿家  
门前红杏花  
星斗稀，钟鼓歇  
帘外晓莺残月  
兰露重  
柳风斜  
满庭阶落花  
虚阁上，倚栏望  
还似去年惆怅  
春欲暮  
思无穷  
旧欢如梦中。

琴声戛然而止，歌声仍自袅袅不绝。

白麒不禁长叹一声，躺了下来，脑中只觉一片混乱。

窗外月华如水，白麒辗转反侧，心乱如麻，忽闻门外飘来司惜春甜脆语声道：“白相公已安睡了么？”

白麒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在下未入睡，姑娘请进。”

只见司惜春笑靥如花，盈盈走了入来，软语轻声道：“相公用饱了么？”

白麒道：“粥香菜腴，在下无可言谢，只有永铭五衷了。”说着长叹一声道：“在下归心似箭，探望我那摧心断肠娘亲，乞姑娘相助成全。”

司惜春道：“那是人子之道理，我何能拦阻，但愿相公不怨恨我就是。”

白麒道：“在下何能怨恨姑娘，但东方黎明杀父之仇，誓必相报。”

司惜春幽幽叹息一声道：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不过……”说时颦眉似难出口。

白麒道：“不过什么，有话姑娘只管说，在下决不以为忤。”

司惜春道：“并非我帮着东方前辈说话，东方前辈侠誉神州，行事出手甚有分寸，决不乘人于危，如相公能设身处地想想，令尊倘与东方黎明前辈易地相处，令尊又该如何，但我决不阻拦相公复仇之意。”

白麒目中露出一抹怨毒眼神，答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总因东方黎明老贼无事生非而起……”

司惜春接道：“相公真能确定东方黎明家小囚处令尊不知情么？”

白麒不禁一证道：“在下迄未知情，家父与玄武宫主效力，更不知在下家中即是玄武宫分坛。”

司惜春道：“所以，我才奉劝相公暂息去心头之恨，相公返家后查明东方黎明家小是否囚在府中？”

白麒呆得一呆，道：“东方黎明现在何处？”

司惜春道：“他因要事赶往燕京，近来武林传闻玄武宫藏在京畿附近，擒贼擒王，如能闭庭扫穴，一切迎刃而解，他离去之际，对手刃令尊虽迫不得已，却心存愧疚，留下解药，谓为仇为友端凭相公。”

两人相处接近，白麒只觉媚人幽香阵阵袭鼻，不禁心旌猛摇，欲火上升，只觉百脉贲张，难以遏制，忍不住疾伸两臂将司惜春抱住。

司惜春颤声道：“相公请不要……”

烛影摇红，被翻春浪，个中情事不足外人道也。

窗外一条人影疾闪，玄鹤冲天而起，悄无声息落在屋面上，迷朦月色映照下，正是乾坤圣手东方黎明。

只见他沉思片刻，突然身形一跃，疾如流星掠去无踪。

远处屋面上突现出狄康，朱龙翔兄妹，孙玉琼，潘杏娃，千里独行余风云等人。

狄康冷笑道：“东方黎明惧黄衣番僧在白家庄设下陷阱等他入伏，故设下美人计使白麒麟俯首贴耳称臣，心计不可谓不毒，但终究棋差一着，枉费心机。”

孙玉琼，朱凤绮潘杏娃不禁娇靥绯红，低垂螭首。

余风云道：“看来东方黎明必赶向燕京而去。”

狄康点着道：“我等必须在他之前赶至，防他探查宫廷侍卫有无白某其人。”

余风云微笑道：“这个不用顾虑，老化子让你乔扮白侍卫，已然预为安排妥善。”

狄康一声“走”字出口，诸人先后腾空拔起，转瞬杳失在苍茫夜色中。

燕京。

历代帝都，虎踞龙蟠，周围六十里，成同凸字形，分外城，内城，旧皇城，紫禁城四重，城垣建筑，壮丽雄伟，名胜古迹，屈不胜数。

这晚，云高月明，金风送爽，一辆马车蹄声得得，往南下陶然亭缓缓驰来。

陶然亭周近林木蓊郁，池水清碧，春夏佳日，都下士人皆会合于是，亭木水部郎江藻所建，又称江亭，江藻自题云：

“愧吾不是丹青手  
写出秋声夜听图”



意境高绝。

此晚陶然亭外游人如云，?? 足林泉间，悠然神往。

那马车一近陶然亭慢慢停下，赶车人跃下车辕掀开车帘，笑道：“两位老爷，到啦！”

只见当先跨出一四旬中年人，身着一袭绸衫，手拿摺扇，方面大耳，三绺黑须，气度不凡。

后随一俊秀挺拔，神采飘逸的青衣少年，辘齿微笑，益显得人若玉树，气质上人。

游人注目凝视，只听有人窃语道：“陈翰林也来了，听说圣眷甚隆，大用可期。”

无疑是指那四旬上下，气度不凡中年人。

陈翰林与青衣少年并肩慢步，低笑道：“陈某每年皆须数履斯地，老弟不知陈某为何？”说着又是一笑，道：“陈某最爱宁北香冢碑词，哀感顽艳，每为徘徊不舍离去。”

青衣少年微笑道：“翰林公章华国，碑词必动人悱恻，不然翰林公何至如此。”

两人信步走至香冢前，只见一坯青冢，冢前竖立一碑，镌有碑文，却不著年月及题名，词云：

“浩浩愁，茫茫劫

短歌终，明月缺

郁郁佳城，中有碧血

碧亦有时尽，血亦有时灭

一缕香魂无断绝，是耶非耶，化为蝴蝶。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果是绝妙好词，只太哀伤了点！燕京历代帝都，饱经沧桑，留下甚多可歌可事迹，香冢只是其中一环，经骚人墨客一再渲染，其名益彰。”

说着语声略顿，又道：“翰林公对此香冢想必有所考据？”